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四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劉為幹

御纂周易折中卷四

䷖ 坤下艮上

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程傳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頽剝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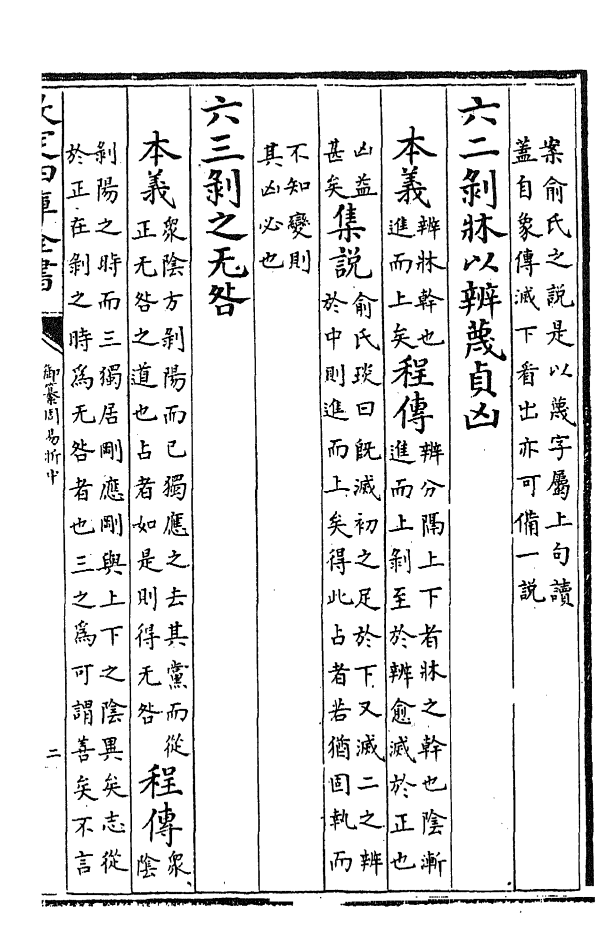
剝不利有攸往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

而君子病又内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程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程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滅於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集說俞氏琰曰陰之消陽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為剝牀而先以牀足滅於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唯宜順時而止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



案俞氏之說是以蔑字屬上句讀蓋自象傳滅下看出亦可備一說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本義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程傳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滅於正也凶益甚矣 集說 俞氏琰曰既滅初之足於下又滅二之辨於中則進而上矣得此占者若猶固執而不知變則其凶必也

六三剝之无咎

本義 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程傳 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

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集說

荀氏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與剝害意是以无咎

〇王氏弼曰與上為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〇胡氏炳文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不許以吉剝六三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與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案王氏程子皆以剝之无咎連讀言此乃剝時之无咎者也玩本義似以剝之為剝去其黨

六四剝牀以膚凶

本義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程傳

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

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以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本義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程傳 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别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

集說 張子曰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無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熊氏良輔曰卦本為陰剝陽而陽凶爻則以剝陽而見凶故五則以

順上爲无不利三則以應上爲无咎而上則有碩果得與之象焉○張氏振淵曰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則告陽以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剝陰長已極不可制矣則教陰以從陽之道曰以宮人寵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本義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程傳　諸陽削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集說 程子曰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楊氏文煥曰貫魚者衆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胡氏炳文曰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碩果

專以象言得與剥廬兼占而言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蔡氏清曰易固為君子謀然其為君子謀者亦所以為小人謀也觀小人剥廬之辭可見蓋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間豈可一日無善類哉不然人之類滅矣可見聖人非姑為是抑彼以伸此也○喬氏中和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無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此剥之所以復也

䷗ 震下坤上

程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剥盡之理故剥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剥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剥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

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

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程傳

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

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集說 房氏喬曰出入无疾害之者喜陽氣之復朋來无罪咎之者欲衆陽漸進之意○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夬次姤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曰八月○朱子語類云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胡氏炳文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往來其數如此○林氏希元曰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有爲於天下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而泰重彙征○張氏振淵曰反復其道猶云反復計

其程道也此二句正見天運自有定期君子不可不善承之耳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抵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

字彙經音辨並見衣部 集說 楊氏時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元吉○俞氏琰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復復之最先者也故不至於悔而元吉

六二休復吉

本義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程傳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本義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程傳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集說 郭氏忠孝曰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趙氏汝楳曰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程傳 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閒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已獨應初居在衆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繆氏昌期曰中即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惕然自覺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而

已惟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義

六五敦復无悔

本義 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程傳 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 集説 項氏安世曰臨以上六為敦臨艮以上九為敦艮皆取積厚之極復於五即言敦復者復之上爻迷而不復故復至五而極也卦中復者五爻初最在先故為不遠五最在後故為敦○蔡氏淵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無係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也可以无悔○李氏簡曰初九陽剛君子之道也相應相比者復之易二與四是也遠而非應者復之難六五所以稱敦復敦復者厚之

至也不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復是以无悔○胡氏炳文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可无悔矣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與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程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集說徐氏幾曰上六位高

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無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楊氏啟新曰心爲天君以其國君言喪失其本心也○何氏楷曰坤本先迷今居其極則迷之甚矣言迷復即昏迷而不知所復之謂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衆動徇物必至喪天君也

總論 胡氏炳文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無轉易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 震下乾上

程傳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旣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本義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程傳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

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者過之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丘氏富國曰惟其无妄所以無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無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無望之福有過以召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無望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真實无妄之人則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無茍得倖免之心也○胡氏炳文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無所期望之意矣○胡氏居仁曰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一豪私意造為故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為過皆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无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

背此意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以陽剛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集說** 蘭氏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不妄則吉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胡氏炳文曰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本義於此曰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主字最有力蓋妄者誠之反也誠之主如此妄自然无矣如此而往其吉固宜○何氏楷曰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是之謂

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本義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也

程傳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

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傳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傳言不計利○陳氏埴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為穫而耕不為畬而菑凡有所為而為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為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為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則又似以穫畬為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無耕穫菑畬之私心○

胡氏炳文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諸家以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惟本義以爲始終無所作爲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無所作爲自始至終絶無計功謀利之心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林氏希元曰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畬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畬豈有不耕穫不菑畬之理爲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絶無營爲計較之心焉耳○何氏楷曰人之有妄在於期望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即望有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畬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曰則利有攸往言必如此而後利也

案何氏説與傳義頗異質諸夫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訓則於理尤長且象傳以未富釋之正謂其無

望穫之心未必以耕為可廢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程傳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

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 集說 關氏朗曰无妄而災眚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逕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災○朱子語類云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胡氏炳文曰匪正有眚人自爲之也无妄之災天實爲之也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與

九四可貞无咎

本義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程傳 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

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不可貞則專訓固字而無正字之義九四陽剛健體下無應與可貞正守之而其占不可有為也○何氏楷曰四剛陽而居乾體本自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則无咎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本義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

案勿者禁止之辭言无妄矣而偶有疾則亦順其自然而氣自復勿復用藥以生他候如人有无妄之災則亦順其自然而事自平勿復用智以生他咎也凡易中言勿者皆同義此文之疾與六三之災同然此

曰有喜者剛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集說龔氏煥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循是理則吉拂是理則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理而動者也四可貞无咎守是理而不動者也三有災五有疾不幸而遇無故非意之事君子亦聽之而已守是理而不爲動者也或動或靜惟理是循所以爲无妄上九居无妄之極不可有行若不循理而動則反爲妄矣其有眚而不利也宜哉○何氏楷曰象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

總論　胡氏炳文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 乾下艮上

程傳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本義 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程傳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聚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

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葢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集說朱子語類云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傳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胡氏炳文曰不家食是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爲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初九有厲利已

本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内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集說蔡氏清曰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云進則有厲惟利於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

九二輿說輹

本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程傳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

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

失不得項氏安世曰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九二不戒也集說以剛居柔無勢故爲豶豕九三純乾故爲良馬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横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

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豶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大畜下卦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卦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六五豶豕之牙吉

本義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程傳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

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予聞之胡先生

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集説張氏浚曰剛在上為何何謂勝其任○王氏宗傳曰象傳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為五所尚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也下之三陽由巳上進故九三曰良馬逐又曰上合志也此賢者之道所以亨也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音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之責當畜賢之時為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盛於斯也○吳氏澄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大畜者一陽止於外而三陽藏畜於內畜極則散止極則行故上九雖艮體至

畜之終則不止而行也○胡氏炳文曰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惟畜之極而通豁達無礙如天衢然此不徒爲仕者之占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蔡氏清曰觀畜極而通之意則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伸也

案何字程傳以爲誤加本義以爲發語而諸家皆以荷字爲解義亦可從蓋剛上尚賢者惟上九一爻當之且爲艮主是卦之主也故取尚賢之義則是賢路大通卦所謂不家食者此已取艮主之義則能應天止健卦所謂涉大川者此已故天衢者喻其通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時之通也雜卦云大畜時也正謂此也吳氏引商頌之詩者語意尤近

總論胡氏炳文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内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

與上居内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葉氏良佩曰卦彖兼取畜止畜聚二義大象專取畜聚義六爻專取畜止義初九進則有厲惟利於已知難而止者也九二處得中道能説輹而不行時止而止者也九三與上合志其進也如良馬之馳逐此畜極而通之象然猶以艱貞閑習爲戒者慮其可進而鋭於進也六四當大畜之任能止惡於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牿則大善之吉也六五制惡有道得其機會故其象爲豶豕之牙其占雖吉然比之於四則有間矣或問六四元吉傳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也曰論爲力之難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上九之亨畜極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爲象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爲道大行乎

案有厲説輹則猶家食者也阻於大川者也牿牛豶豕則猶治不肖者也弘濟艱難者也至良馬逐則漸

通矣然猶防賢路之崎嶇而日閑輿衛故至於何天之衢然後大道夷而險阻去也卦爻義之相關者在此

震下艮上

程傳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程傳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集說 朱子語類云養須是正則吉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林氏希元曰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性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觀其所養之道如大學聖賢之道正也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求其口實如重道義而畧口體正也急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皆正則

吉不正則凶○陳氏琛曰集義以養其氣寡欲以養其心守聖道而不溺於虛無崇聖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窮而不屑於嘑蹴達而不至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渇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汩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陸氏銓曰觀頤即考其善不善自求口實即於己取之而已矣

案陸氏說與傳義異蓋云觀其所養者以自求養而已如所養者德乎則當自求其所以養德之道如所養者身乎則當自求其所以養身之方與夫子彖傳語意尤合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程傳**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

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耳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爲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

集說 王氏弼曰朶頤者嚼也以陽處下而爲動始不能令物由已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凶莫甚焉○蘇氏軾曰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無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

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爲陰之所致也故凶○鄭氏汝諧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於人者也動而求養於人者必累於口體之養故雖以初之剛陽未免於動其欲而觀朶頤也○何氏楷曰初與上陽剛之德同而吉凶不同者初爲動之主上爲止之主養道宜靜故也

附錄

項氏安世曰頤卦惟有二陽上九在上謂之由頤固爲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爲自養之賢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朶頤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爲卦之主故稱我羣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無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

初九本靈本貴聖人以其爲動之主居養之初故深戒之以明自養之道

案項氏以觀我朶頤爲上九亦備一說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

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集說項氏安世曰二五得位得中而不能自養反由頤於無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皆為拂經上艮體故為于丘○黄氏幹曰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養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于丘頤為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是求於上以養己故凶六四顛頤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而吉六五拂經是比於上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貞而亦吉

案項氏黄氏說深得文意可從本義雖從程傳以征凶屬之丘頤然至其解象傳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則曰初上皆非其類也則亦以征凶總承而義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本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集說 張子曰履邪好動蹶說於上不但拂頤之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楊氏時曰頤正則吉六三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頤之正也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何利之有○鄭氏汝諧曰三應於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於三蓋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於人者必無所不至是謂拂於頤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本義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程傳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

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旣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巳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集說 蘇氏軾曰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於四爲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初九爲吉○游氏酢曰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爲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爲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朱子語類問音辯載馬氏曰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吳氏澄曰自養於内者

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爲象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巳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林氏希元曰尚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繼則纔有所得而遽自足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巳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旣以巳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

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集說 丘氏富國曰豫五不言豫以豫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由乎上也○林氏希元曰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於人故其衆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已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本義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程

傳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巳賴巳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巳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茍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集說

王氏弼曰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爲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李氏舜臣曰豫九四曰由豫者卽由頤之謂也由豫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巳有可疑之迹由頤在上則過中而嫌於不安故厲○丘氏富國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總論吳氏曰愼曰養之爲道以養人爲公養已爲私自養之道以養德爲大養體爲小艮三爻皆養人者震三爻皆養已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養口體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養其德以養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頤之正也私而小者凶失頤之貞也可不觀頤而自求其正耶

☱☴ 巽下兌上

大過 程傳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本義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説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程傳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撓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集說王氏宗傳曰天下之事固有正理豈可過邪然古今固有所謂非常之事皆以理而論亦無非君子之時中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爾○朱子語類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合當如此作便是合義○胡氏一桂曰或疑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為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名為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意○胡氏炳文曰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無大有為之才而天下亦無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何氏楷曰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其義皆訓中也即屋之脊棟惟大過是以棟橈是以利有攸往惟有攸往是以亨翼傳乃

孚當玩卦辭言棟橈指二三四五言也爻辭專及三四者舉中樞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本義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程傳 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為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集說 胡氏瑗曰為事

之始不可輕易必須恭慎然後可以免咎況居大過之時是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易於有爲必當過分而慎重然後可也苟於事始慎之如此則可以立天下之大功興天下之大利又何咎之有哉○朱氏震曰茅之爲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惟過於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其誰咎之○趙氏玉泉曰當過時而陰居巽下是以過慎之心任事謹始慮終無所不至如物措諸地又藉之以白茅焉如是則視天下無可忽之事者舉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身無過動行無敗謀何咎之有

案胡氏朱氏趙氏說極於卦義相關蓋大過者大事之卦也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爲基故聖人於初爻發義任重大者棟也基細微者茅也棟支於上茅藉於下故繫傳云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正對棟

為重物重任而言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程傳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

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玭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康成易亦作荑字與稊同

集說

司馬氏光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時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楊氏時曰闕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衆榱則木之强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項氏安世曰二五皆濱於澤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焉過則木枯也○王氏申子曰大過諸爻以剛柔適中者爲善初以柔居剛二以剛居柔而比之是剛柔適中相濟而有功者也其陽過也如楊之枯如夫之老其相濟而有功也如枯楊而生稊如老夫得女妻言陽雖過矣九二處之得中故无不利○胡氏炳文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

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無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

九三棟橈凶

本義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程傳 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眾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

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旣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集說俞氏琰曰卦有四剛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剛爻而九三過剛特甚故以卦之棟橈屬之○吳氏曰愼曰九三棟橈自橈也所謂太剛則折故象有取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程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旣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

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他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集說 劉氏牧曰大過之時陽爻皆以居陰爲美有應則有它吝○李氏過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無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胡氏炳文曰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吳氏曰愼曰三四居卦之中皆有棟象三橈而四隆者三以剛居剛四以剛居柔一也三在下四在上二也三於下卦爲上實下虛四於上卦爲下實上虛

三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集說沈氏該曰九二比於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也九五承於上近末也生華之象也○何氏楷曰生稊則生機方長生華則洩且竭矣二所與者初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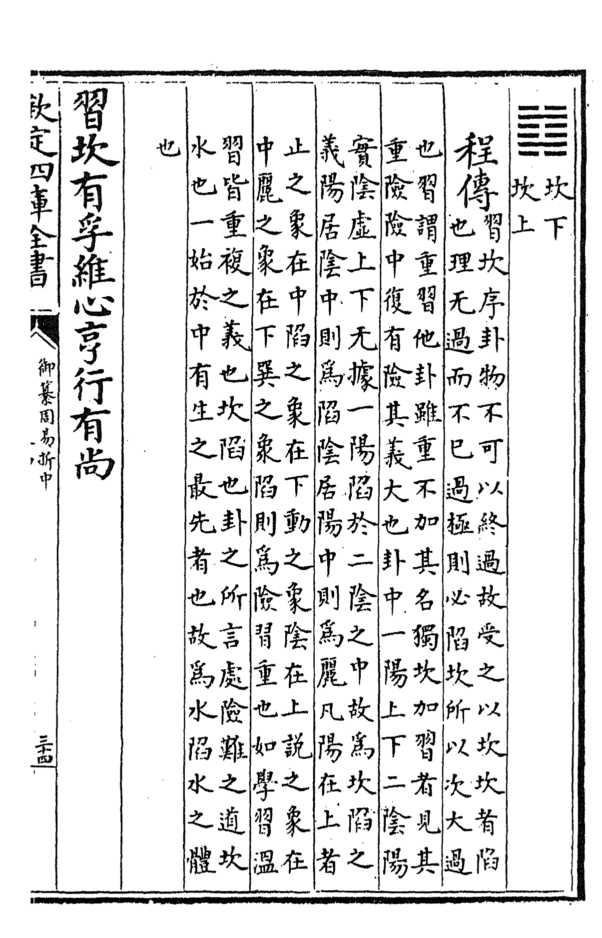
也又巽之主爻爲木爲長爲高木巳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又兌之主爻爲毀折爲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巳過而生華又毀且折理無久生巳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 集說錢氏志立曰澤之滅木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上之所以滅頂也雖至滅頂然有不容不涉即不得不過者孔子所以觀卦象而有獨立不懼之思也

桀此爻程傳以為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為殺身成仁之君子本義之說固比程傳為長然又有一說以為大過之極事無可為者上六柔為說主則是能從容隨順而不為剛激以益重其勢故雖處過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如東京之季范李之徒適足以推波助瀾非救時之道況上六居無位之地委蛇和順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非非也此說亦可並存

總論 馮氏椅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撓也二與五對皆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之慎上為過涉滅頂之凶也○龔氏煥曰大過本為陽過若復以陽居陽則愈過矣故諸爻以陽居陰者皆吉以陽居陽者皆凶與大壯諸爻取義畧同



䷜ 坎下
坎上

程傳 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義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程傳 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坎是險陷之名習者便習之義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須便習於坎事乃得用故云習坎也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胡氏瑗曰此卦在八純之數其七卦皆一字名獨此加習字者何也蓋乾主於健坤主於順若是之類率皆一字可以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為險難重疊之際君子之人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故聖人特加習字者此也○蘇氏軾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

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吕氏大臨曰習坎更試乎至難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於坎也獨以習坎爲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所有事也○薛氏温其曰坎非用物以習爲用故名異它卦蓋言用坎之人也○張氏浚曰習安行不息之稱習坎險可出矣夫陽陷於陰非出險則功無自興曰習坎求以出險也○鄭氏汝諧曰服習温習皆有重義水雖至險而習乎水者雖出入乎水而不能溺然則習乎險難者斯能無入而不自得也○李氏舜臣曰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心學也○胡氏炳文曰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爲占惟此則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事之亨也此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心亨之象○章氏潢曰六十四卦獨於坎卦指出心以

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眞如一陽陷於二陰之內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吳氏曰愼曰陽陷陰中所以爲坎中實有孚所以處險有孚則誠立心亨則明通心之體靜而常明如一陽藏於二陰中也心之用動而不息如二陰中一陽之流行也一陽者流行之本體二陰者所在之分限流而不踰限動而靜也限之而安流靜而動也有孚心亨之義發於習坎至矣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集說張氏浚曰陰居重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失正道也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初六之謂

案如張氏說習坎兩字纔不虛設時俗所謂機深禍轉深者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程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集說楊氏時曰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陳氏仁錫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為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後為流水也

案楊氏陳氏之說極是凡人為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水雖涓涓而有源乃行險之朮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程傳六三在坎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於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集説朱子語類云險且枕只是前後皆險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王氏申子曰下卦之險已終上卦之險又至進退皆險則寧於可止之地而暫息焉且者聊爾之辭枕者息而未安之義能如此雖未離乎險亦不至深入于坎窞之中也其進而入則陷益深為不可

用勿者止之之辭也

案險且枕傳義與王氏分爲三說王氏以爲戒處險者順聽之意似與需之六四義足相發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本義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程傳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閒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

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罇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多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

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旣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讋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集說 王氏弼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皆無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故終无咎也○崔氏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比五而承陽修

其潔誠進其忠信則終无咎也○郭氏雍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爲失禮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無他焉以誠爲主故也○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自間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而終无咎惟睽坎之時爲然○何氏楷曰貳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於簋副是也

　案簋貳之説何氏得之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本義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宜音柢抵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集說 朱子語類云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俞氏琰曰坎不盈以其流也彖傳云水流而不盈是也不盈則適至於既平故无咎○何氏楷曰祗適也猶言適足也言適於平而已即彖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

sic如程傳說則不盈為未能盈科出險之義與象傳異指矣須以俞氏何氏之說為是蓋不盈水德也有源之水雖涓微而不舍晝夜雖盛大而不至盈溢惟二五剛中之德似之此所以始於小得而終於不盈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集說王氏弼曰囚執寘於思過之地自修三歲乃可以求復故曰三歲不得凶

○吳氏澄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

不能改者與

棄不得者不能得其道也如悔罪思愆是謂得道則其困苦幽囚止於三歲矣聖人之教人動心忍性以習於險者雖罪咎已成而猶不忍棄絕者如此

總論 龔氏煥曰坎卦本以陽陷爲義至爻辭則陰陽皆陷不以陽陷於陰爲義矣二小得五旣平是陽之陷爲可出初與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歲不得則陰之陷反爲甚易卦爻取義不同多如此

䷝ 離下離上

程傳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

虛麗於物而明著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本義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程傳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集說 王氏弼曰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强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者也故不可以畜剛猛

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郭氏忠孝曰乾爲馬坤爲牝馬坤爲牛離爲牝牛彖之宜也○朱子語類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吳氏澄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胡氏炳文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吳氏曰愼曰坎性就下下不已則入坎窞離性炎上炎之盛則突如焚如坎陷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亨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突

案畜牝牛胡氏吳氏之說爲切蓋離明也高明柔克則用明而不傷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程傳

陽因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集說孔氏穎達曰身處離初故其所履踐恒錯然敬慎不敢自寧故云履錯然敬之无咎若能如此恭敬則得避其禍而无咎○王氏昭素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胡氏瑗曰錯然者敬之之貌也居離之初如日之初生於事之初則當常錯然警懼以進德修業所以得免其咎○馮氏當可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於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於初動之時故戒其初○趙氏彥肅曰能敬則動與物交皆天理也不能敬則役於物而生咎矣日出而作故發此象○胡氏一桂曰錯然是事物

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案履錯然王氏馮氏胡氏之說爲是蓋錯雜者處應物之初也敬者養明德之本也人心之德敬則明不敬則昏於應物之初而知敬其即於咎者鮮矣

六二黄離元吉

本義黄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離以文明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集說王氏弼曰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黄離元吉也○劉氏牧曰離爲火之象焰猛而易爐九四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得中離之元吉也○郭

氏雍曰離之六爻二五爲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中正者惟六二盡之黄爲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故言元吉其義與坤六五相類○俞氏琰曰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爲最吉六二蓋離之主爻也○楊氏啟新曰畜牝牛而利貞六二得之明而不失其中正故曰黄離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本義 重離之閒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内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

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

集說 荀氏爽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梁氏寅曰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夕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君子値此之時則思悲之心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是固不服於歌矣而亦何至於嗟乎

案梁氏之說獨得爻義蓋日昃者喻心之昏非喻境之變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程傳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曰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集說 章氏潢曰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燥暴其害若此○何氏楷曰三處下卦之盡似日之過中四處上卦之始似火之驟烈

柔離明德也繼明者所謂有緝熙于光明其明不息也與繼世之義全無交涉因先儒有以明兩爲繼世者故程傳用說九四爻義於經意似遠章氏何氏謂燥暴驟烈者得之不能以順德養其明之過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程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

集說蔡氏淵曰坎離之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坎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

離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劉氏定之曰坎者陰險之卦惟剛足以濟之沈潛剛克也離者陽躁之卦惟柔足以和之高明柔克也二五同歸於吉以柔而然也

案惟六二爲得明德之正三之歌嗟四之突來則明德昏而性情蕩忿慾仍而災患至矣能返之者其惟哀悔之心乎五有中德又適昏極將明之候故取象如此三之嗟樂過而悲也五之嗟自怨自艾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本義 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

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案上九承四五之後有重明之象故在人心則爲克已而盡其根株在國家則爲除亂而去其元惡詩云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櫱莫遂莫達此爻之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周易折中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周易折中卷五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日章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黃憲度

御纂周易折中卷五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程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

皆應說也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集說 丘氏富國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則咸感之義微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則恒與久之義悖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

咸亨利貞取女吉

本義 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

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程傳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集說

胡氏炳文曰咸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無心之感也無心於感者無所不通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正況言感之道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當如是也

初六咸其拇

本義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程傳　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集說　朱子語類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說動然才動便不吉○蔡氏清曰咸其拇辭意若曰感以其拇也諸爻皆同○又曰本義云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此即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所謂無心之感者皆謂此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程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集說王氏弼曰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

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九三處下體之上所謂股也三雖艮體然以陽居陽又有應在上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夫股隨上體而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為主於內而其所秉執者在於隨上體而動焉則躁動而失正矣故曰往吝

案執其隨本義以為隨下二爻程傳以為隨上然隨之為義取於鴈行相從則以三為隨四者近是證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蓋四者心位也心動則形隨之而三直股位與四相近而相承故

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證之艮卦以三為心位六二亦曰不拯其隨可見也夫心固身之主也然心動而形輒隨之亦非制外養中之道推之人事則如臣子之詭隨容順皆是也以三之德不中正故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程傳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

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

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

之道德之至感

集說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楊氏時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心無不該不可以位言也○朱子語類問咸九四傳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此語曰敬心之貞也○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之病○又云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

亦非也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彼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我以私惠及人少閒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胡氏炳文曰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憧憧往來已失其寂然不動之體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貞吉悔亡無心之感也何思何慮之有憧憧往來私矣○林氏希元曰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蓋盡吾所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是正而固憧憧往來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切切然不能放

下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又曰貞者施已之感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已之感其應者亦感其不應者亦感無一人之不感亦無一人之不應故吉而悔亡憧憧往來者施已之感必人之應也惟必人之應則私已之感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而其應之亦惟其感者卽應不感者則不應矣故朋從爾思蓋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黨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本義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程傳 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

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脢背也鄭康成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〇王氏宗傳曰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為容悅之道五或以其近已也比而說之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向則無親狎之悔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本義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程傳

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脣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以言也

集說

王氏弼曰輔頰舌者所以為語之具

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郭氏忠孝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為詳而其成終有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艮終於止耶觀艮其輔言有序為可知矣

總論

鄭氏汝諧曰卦言感應之理六爻皆不純乎吉何也卦合而言之爻析而言之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之全也六爻之所感不同感之偏也自初至上皆以人身為象圓於有我安能無所不感乎○易氏祓曰咸感也感以心為主而偏體皆所感之一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脢上咸其輔頰舌皆感其偏體者也所感出於心故皆以咸字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間其位在心故不言咸而言所感之道○丘氏富國曰咸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初在下體之下為拇二在下體之中為腓三在下體之上為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為心五在上體之中

為腓上在上體之上為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龔氏煥曰咸以人身取象與艮卦相類但咸感艮止感者動而止者靜故咸諸爻不如艮吉多而凶少

☳☴ 巽下震上

程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本義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程傳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集說朱子語類云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亙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徐氏幾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林氏希元曰惟其不易所以

不已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本義 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 程傳 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

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集說陸氏希聲曰常之為義貴久於其道日以浸深初為常始宜以漸為常而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於其道之義不可以為常故貞凶○胡氏瑗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為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為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為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為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為治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王氏宗傳曰初巽之主也當恒之初而以深入為恒故曰浚恒猶之造事也未嘗有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猶之為學也未嘗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夫造事而欲

其有所成為學而欲其有所造固所當然然望之太深責之太遽俱不免於無成而已故凶而无攸利也

○王氏申子曰恒久也天下可久之事豈一朝夕所能致者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處恒之初是方為可久之計者而遽焉求深故曰浚恒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恒矣貞固守此以為恒取凶之道也何所利哉

案此爻義陸氏胡氏二王氏俱與傳義異於卦義尤為精切可從蓋凡事漸則能久不漸則不能久矣孟子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也

九二悔亡

本義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程傳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

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集說 程氏迥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案恒者常也中則常矣卦惟此爻以剛居中大壯之壯戒於太過而四陽爻惟二得中解利西南貴處後也而卦惟初六為最後此皆合乎卦義而甚明者故直繫以吉占而辭可畧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本義 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

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程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惟隂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

集說蘇氏軾曰咸恒無完爻以中者用之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無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恒其德○王氏申子曰人之為德過乎中則不能恒三過乎中矣且以剛居剛而處巽之極過剛則躁巽則不果是無恒者也

案易所最重者中故卦德之不善者過乎中則愈甚睽歸妹之類是也卦德之善者過乎中則不能守矣復中孚之類是也况恒者庸也常也惟中故庸未有失其中而能常者也三上之為不恒振恒者以此

九四田无禽

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程傳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集說胡氏瑗曰常久之道必本於中正九四以陽居陰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為治則教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下是猶田獵而无禽可獲也

案浚恒者如為學太銳而不以序求治太速而不以漸也田无禽者如學不衷於聖而失其方治不準於王而乖其術也如此則雖久何益哉韓愈與侯生釣魚之詩即此田无禽之喻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五應於二以隂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隂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

有吉凶耳○丘氏富國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蓋二以剛中為常而五以柔中為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以柔為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

上六振恒凶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程傳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極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

集說王氏弼曰夫靜為躁君安為動

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無施而得也○王氏申子曰振者運動而無常也居恒之終處震之極恒終則變而不能恒震極則動而不能止故有振恒之象在上而動無恒其凶宜矣

總論丘氏富國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卦六爻無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而取中焉則恒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恒者故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恒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恒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知恒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為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為恒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豈易言哉○李氏舜臣曰咸恒

二卦其彖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 艮下乾上

程傳 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

本義 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

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程傳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集說　朱子易說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彖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曰經文固無此例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案小利貞之義傳義說各不同據易例則似傳說為長蓋至於三陰之否則直曰不利君子貞矣遯猶未

至於否但當遯避以善處之不可過甚以激成其勢故曰小利貞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本義 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程傳** 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無災也 **集說** 陸氏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孔氏穎達曰遯尾厲者為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為後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朱子語類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

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無災其竊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王氏申子曰遯往遯也故遯以初為後在前者見幾先遯初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故遯而在後危厲之象也既已處後然位居卑下不往卽遯也若又有所進往則危厲益甚矣○楊氏啟新曰卦中以二陰為小人至爻中則均退避之君子葢皆遯爻則發遯義也

案易例多取初爻為居先何獨遯而取在後之義曰因卦義而變者也初於序則先然於位則內也遯者遠出之義也故以外卦為善初居最內豈非在後者乎或曰明夷之初九居內何以為先幾乎曰明夷則以上卦為內以上六為主故也是以六四入左腹而六五當内難也如是則初又為最遠與遯之義正相

反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本義 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程傳 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説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集説 吳氏綺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龔氏煥曰五爻皆言遯惟六二不言者二上與五應雖當遯時固結而不可遯者也故有執用黄牛之革之象謂其有必遯之志似未必然○蔡氏清曰就隱遯上説如何見是中順蓋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

而已此之謂中順

附錄 孔氏穎達曰處中居內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為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無能勝已解脫而去

案此爻傳義說亦不同吳氏龔氏則暢程傳之說謂六二為五正應如肺腑之臣義不可去箕子所謂我不顧行遯是也蔡氏則申本義之說謂處遯以中順之道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亦與不惡而嚴之義合至孔氏則別為一說謂其能羈縻善類而不使去執如雅詩執我仇仇之執於經文執之兩字語氣亦自恰合也故並存其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本義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

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程傳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集說孔氏穎達曰九三無應於上與二相比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即是有疾憊而致危厲也親於所近係在於下施之於人畜養臣妾則可矣大事則凶故曰畜臣妾吉○胡氏瑗曰為遯之道在乎遠去九三居內卦之上切比六二之陰不能超然遠遯是有疾病而危厲者也畜臣妾吉者言九三既不能遠遯然畜羣小以臣妾之道即得其吉蓋臣

妾至賤者也可以遠則遠之可以近則近之如此則吉可獲也○蘇氏濬曰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繫也蓋小人之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惑人畜之法止有不惡而嚴嚴以杜其狎侮之奸而不惡以柔其忿戾之氣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庶可以免疾憊而吉耳

案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然則不遠不近之間豈非不惡而嚴之義乎故當遯之時有所係而未得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則可矣胡氏蘇氏說明白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情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程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

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遯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集說張子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慾成仇則私溺為慮矣○朱氏震曰好者情之所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舍所好而去故吉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

案好者惡之反也好遯言其不惡也從容以遯而不為忿戾之行孟子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悻悻然見於其面正好遯之義也小人否者即孟子所謂小丈夫者也○又案君子吉小人否若以小人與君子相敵者言之則否字解如泰否之義謂好遯者身退道亨在君子固吉矣然豈小人之福哉自古君子

退避則小人亦不旋踵而覆敗是君子之遯者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遯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義與剝上小人剝廬之指正同葢易雖不為小人謀而未嘗不為小人戒也本義以小利貞為戒小人之辭似與此意亦合

九五嘉遯貞吉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程傳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

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集說龔氏煥曰嘉遯貞吉即彖傳所謂遯而亨也五當位而應與時偕行者也

案此爻雖不主君位然居尊則亦臣之位高者也凡功成身退者人臣之道故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非遯之嘉美者乎嘉之義比好又優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程傳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集說

王氏弼曰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去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姜氏寶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上與二陰無應無係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總論項氏安世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也

☳☰乾下震上

大壯

程傳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

義也

大壯利貞

本義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程傳 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本義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於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於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程傳 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於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

則得凶可必也集說王氏弼曰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故曰征凶有孚○王氏申子曰卦雖以剛壯為義然爻義皆貴於用柔蓋以剛而動剛不可過也趾在下而主於行初乾體而居剛用剛是壯於行而不顧者也在上猶為過況在下乎其凶必矣

九二貞吉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程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集說王氏弼曰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

是以貞吉○易氏祓曰爻貴得位大壯則以陽居陰為吉蓋慮其陽剛之過於壯也故二與四皆言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本義 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程傳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

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集說

京氏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劉氏牧曰罔不也君子尚德而不用壯若固其壯則危矣○胡氏瑗曰九三處下卦之上當乾健之極以陽居陽是強壯之人也以小人乘此則必恃剛強陵犯於人雖至壯極而不已是用壯者也君子則不然雖壯而不矜雖大而不伐罔而不用其壯也小人居強壯之時動則過中進則不顧是猶剛狠之羊雖藩在前亦觸突而進以至反羸其角凶之道也○郭氏雍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勝己之私是以勿用壯於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狠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角用壯而厲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為用也先儒或

為羅網之罔失之矣○項氏安世曰既曰小人用壯又曰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者恐人以用剛居剛為得正也

案京氏以下諸家説用罔與傳義異以夫子小象文意參之諸説近是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

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

集說

王氏弼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爲美○鄭氏汝諧曰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故必正吉則悔亡羣陽竝進非二陰之所能止藩決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輹其行健也○朱子語類云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却是有可進之象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不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俞氏琰曰爻剛位柔不極其壯故因占設戒曰貞吉悔亡三以九四之剛在前如藩籬之障而不能進故觸而受羸四以六五之柔在前如藩籬剖破而無俟乎觸故不羸曰藩決不羸而不及羊承九三之辭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本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占如此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程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竝進四陽方長而竝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集說朱子語類云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胡氏炳文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

自失其壯故爻獨不言壯

案壯之道貴乎得中九二方壯之時以剛處中壯之正也至六五則壯已過矣又以柔處中則無所用其壯矣故雖喪羊而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程傳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

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易祓曰三前有四故為觸藩四前遇陰故為藩決上六前無滯礙而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也然能艱則吉此易之所以備勸戒也

案五與上皆陰爻而當陽壯已過之時五猶曰喪羊而上反曰羝羊觸藩何也蓋易者像也羊之觸也以角卦似兌有羊象而上六適當角位故雖陰爻而亦云觸藩也陰柔不至於羸角但不能退不能遂而已艱則吉者知其難而不敢輕易以處之也故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雜卦謂大壯則止是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有以事理得中為正者有以陰陽當位為正者剛以柔濟之柔以剛濟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各當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壯之時義其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當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當位而皆不利又於九二九四爻辭明言貞吉於初九九三爻辭明言征凶貞厲聖人猶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釋之於九二則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於六五則曰位不當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易之時義屢遷如此

䷢ 坤下離上

程傳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為

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本義 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程傳 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

蕃庶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集說郭氏雍曰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畧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

案易有晉升漸三卦皆同為進義而有別晉如日之方出其義㝡優升如木之方生其義次之漸如木之既生而以漸高大其義又次之觀其彖辭皆可見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寛裕

則无咎也 程傳 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惟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集説 王氏安石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於進以求有為或急於退則懟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此罔孚而裕於退也

○朱子語類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説不明故又曉之

○胡氏炳文曰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本義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集說胡氏炳文曰小過六二曰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

案二五相應者也以陰應陽以陽應陰則有君臣之象以陰應陰則有妣婦之象不曰母而曰王母者禮

重昭穆故孫祔於祖則孫婦祔於祖姑蓋以昭穆相配易爻以相配喻相應也此明其為王母而小過只言妣蒙上過其祖之文爾○六五卦之主而二應之故有受福之義

六三衆允悔亡

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集說吳氏曰愼曰初罔孚未信也三衆允見信也信於下斯信於上故弗信乎友弗獲於上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

程傳 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集說 項氏安世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其志而上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

案此卦以象辭觀之則九四以一陽而近君康侯之位也參之爻義反不然者蓋卦義所主在柔則剛正

與時義相反當晉時居高位而失靜正之道乖退讓之節貪而畏人則非鼫鼠而何貞厲者戒其以持祿保位為常而不知進退之義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義　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程傳　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集說　劉氏牧曰陽為

躁動陰為靜止三五陽位以陰居之能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皆曰悔亡○石氏介曰以道自任得之自是失之自是曾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胡氏炳文曰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寛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此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於所當為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

案彖辭言康侯之被遇而傳以柔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此爻當康侯而為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合於彖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如此則彖辭之義誠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忠君子之志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義 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程傳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以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可貞 集說 張子曰無可進而進惟伐邑於內則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〇王氏宗傳曰晉之上九晉至於角無所復進矣惟能自反自克而內自治焉則知危厲自警而獲吉

矣此所以無剛進之咎也○朱子語類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項氏安世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為鼫鼠上已窮而猶晉故為晉其角○陸氏振奇曰當晉之時聖人取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也

案晉其角者是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知進而不知退者危道也然亦有時事使然而進退甚難者惟內治其私反身無過如居家則戒子弟戢僮僕居官則杜交私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如此則雖危而吉无咎矣若以進為常縱未至於危也寧無愧於心乎

總論丘氏富國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為義六爻四柔二剛六五一柔自四而升

已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以剛間之故有晉如鼫鼠之象○趙氏汝騰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惟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龔氏煥曰晉卦諸爻皆以進為義初二三五柔之進四與上剛之進也四陰二陽陰多吉而陽多厲者晉以柔順為善剛强則躁矣故彖傳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卦之得名其亦以柔為主與

䷣ 離下坤上

程傳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竝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程傳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君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李氏舜臣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為義者此蓋覩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其時可知也○胡氏炳文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為

五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　程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

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也

集說

蘭氏廷瑞曰陽剛之君子居明夷之始戢翼避禍見幾先遯○項氏安世曰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言已傷也說者以垂其翼為傷翼非也斂翼而下飛者避禍之象也○丘氏富國曰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

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俞氏琰曰居明夷之初不敢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此見幾之明不待難作而蚤避者也夫知幾而早去此君子獨見主人固不識也豈得無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程傳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耳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惟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

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

集說 王氏宗傳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文王以之也

案明夷與豐卦畧相似然豐者明中之昏明夷則昏極而不復明也兩卦皆以上六為昏之主六二為明之主既為明之主豈可不以救昏為急故此之夷于左股者與豐二之往得疑疾同也此之用拯馬壯者與豐之有孚發若同也葢未至於豐三之折其右肱則猶有可為之理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 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清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主謂之大首集說胡氏炳文曰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内難正志以晦其明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

程傳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

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集說

楊氏時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尊右故也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此微子之明夷也○朱子語類云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說者却以為奸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胡氏炳文曰初二三在暗外至四則將入暗中然比之六五則四尚淺也猶可得意於遠去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本義 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程傳 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本義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程傳 上居卦之終為夷明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集說 蘇氏軾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胡氏炳文曰下三爻以明夷為句首四五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其所夷也

總論 蘇氏軾曰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無責必有

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無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

☲☴ 離下巽上

程傳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之書以明内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

乾乾非有戰義也

家人利女貞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内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内也内正則外无不正矣

程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集說楊氏時曰家人者治家人之道也齊家自夫婦始舜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言家道之本也○林氏希元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夫蓋主家之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本義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集說 王氏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胡氏炳文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本義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

牽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義也婦人之道巽順為常無所必遂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得婦人之正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王氏宗傳曰无攸遂示不敢有所專也婦人之職不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無他事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采蘩以供祭祀為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為能循法度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皆然是之謂貞而吉也○易氏祓曰六二柔順得位與九五相應女正

位乎内者也此爻正所以發明利女貞之義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程傳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内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寛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

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胡氏炳文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六四富家大吉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程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

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

案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則亦妻道也夫主教一家者也婦主養一家者也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自二之在中饋進而至於四之富家則內職舉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義 假至也如假于大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程傳 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

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巳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巳於外二正家於内内外同德可謂至矣

集說　楊氏文煥曰閑有家閑之於其始假有家則假之於其終也○丘氏富國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無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或曰治家之道尚嚴在象以嚴正為吉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以相愛言之○龔氏煥曰假與格同猶奏假無言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有家之主盛德至善所以感格乎家人之心者至矣王者家大人衆其心難一有未假者勿用憂恤而自吉也蓋初之閑有家是以法度防閑之至王假有家則躬行

有以感化之矣○何氏楷曰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憂恤而吉也○游氏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案假字訓感格諸說皆有明證可從何氏之說於象傳之義尤為浹洽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程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

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集說王氏弼曰家道可終惟信與威○蘇氏軾曰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王氏申子曰家人之終家道成也故極言齊家久遠之道齊家之道以誠為本以嚴為用不誠則上下相欺衆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存瀆慢易生如此而家道齊者未之有也故家人之終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終吉者也○何氏楷曰治家觀於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於此爻足其意蓋探本之論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

總論吳氏曰愼曰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為正女以柔順為正初曰閑三曰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

四象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剛而中非不嚴也嚴而泰也

☲☱ 兌下離上

程傳 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本義 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

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程傳　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集說　程子曰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趙氏汝楳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自有御時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內之時乎○何氏楷曰業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驅迫之也惟不為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猶言以柔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謂

案小事吉之義以爻義見惡人遇巷噬膚之類覩之則趙氏何氏之說是也蓋周旋委曲就其易者為之皆小事吉之義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義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程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惟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

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

集說鄭氏汝諧曰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靜以俟之寛裕以容之睽斯合矣喪馬勿逐久則自復安靜以俟之也睽而無應無非戾於己者非絶之則愈戾故寛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於斯○項氏安世曰喪馬勿逐自復徃者不追也見惡人无咎來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無應之時處睽之道也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徃見之也若徃見則違勿逐之戒矣○王氏申子曰方睽之時其睽未深馬之失也未遠惡人睽間之情未甚也失馬逐之則愈逐愈遠惡人激之則愈激愈睽故勿逐而聽其自復見之而可以免咎也處睽之初其道當如此不然睽終於睽矣○何氏楷曰靜以俟之遜以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夫惟不見其睽而後睽可合

案此爻所謂不立同異者也不求同立異故見惡人然惟居初處下其睽未甚者用此道不爲宜耳立此心以爲之本然後隨所處而變通也此爻悔亡乃因無應程子所謂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者是也與六五悔亡詞同而義異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

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逢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集說張氏清子曰在睽之時惟九二獨遇六五之主故曰遇主于巷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指此爻也○蔣氏悌生曰初九與九四同德相遇二與五爲正應亦曰遇

小象釋六三亦曰遇遇剛葢當乖離之時相求相合在禮雖簡而於情則甚切至

案春秋之法備禮則曰會禮不備則曰遇睽卦皆言遇小事吉之意也又禮君臣賔主相見皆由庭以升堂巷者近宫垣之小逕故古人謂循牆而走則謙卑之義也謙遜謹密巽以入之亦小事吉之意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很方深故又

有劓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程傳以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矣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集說胡氏瑗曰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又周禮梓人為筍簴作而亦謂髡其鬢髮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程傳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無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元夫謂

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王氏申子曰四居近臣之位獨立无與幸有初九同德君子與之相遇四能交之以誠則睽不孤矣然當睽之時必危厲以處之乃得无咎

案四亦無應者也然居大臣之位則孤立無黨乃正其宜故以睽孤爲无咎若元夫則非其所親厚者故雖遇之而交孚不害其爲淡然而寡合史稱諸葛亮法正趨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者是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

程傳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

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穉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宗主也謂二也○王氏申子曰睽之諸爻皆言睽獨二五不言睽而言合膚者睽之淺噬則合之深君臣之合如此可以往而有爲何咎之有○龔氏煥曰睽與同人所謂宗皆以其應言也然同人于宗則吝而睽厥宗噬膚則无咎者處同人之世則欲其公不可以有私應處睽之世則欲其合不可以無正應時義有不同也○胡氏炳文曰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爲厥宗噬膚睽二變卽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爲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

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
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案睽之時小事吉者遷情直行則難合委曲巽入則易通也如食物然齧其體骨則難而噬其膚則易九二遇我乎巷是厥宗之來噬膚也我往合之睽者不睽矣此其所以悔亡也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很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

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無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讐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集說耿氏南仲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朱子語類云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和也○丘氏富國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故亦曰睽孤豕鬼皆指三也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背之負泥塗又如載鬼滿於一車之中始焉致疑則張弧終焉釋疑則說弧知其非爲寇讐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陰陽和暢向之疑心羣起者至此盡冰釋而亡矣

總論馮氏當可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與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未有終睽也○吳氏曰愼曰六爻皆取先睽後合之象初之喪馬自復卽四之睽孤遇元夫也二之遇主于巷卽五之

厥宗噬膚也三之无初有終即上之張弧遇雨也合六爻處睽之道而言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弘而無私意猜疑之蔽則雖睽而必合矣

䷦ 艮下坎上

程傳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而

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程傳

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集說

王氏弼曰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之平則難解之山則道窮○范氏仲淹曰蹇與屯近然屯則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龔氏煥曰蹇以見險而能止

得名故文辭除二五相應以濟外餘皆不宜往而宜止然事無終止之理故利西南利見大人以濟蹇難而諸爻皆無凶咎也

案易西南東北之義先儒皆以坤艮二卦釋之故謂西南屬地而平易東北屬山而險阻然以文意觀之所謂西南者西方南方所謂東北者東方北方非指兩隅而言也此義自坤卦發端而蹇解彖辭申焉參之諸卦大義則坤者宜後而不宜先者也蹇者宜來而不宜往者也解或可以有往而終以來復為安者也然則西南當為退後之位東北當為進前之方坤在後之地則可以得朋在先之地則利於喪朋蹇當退而居後不可進而居先此兩卦之義也難既解矣或可以有進往故無不利東北之文然曰利西南者終以退復自治為安也蓋文王之卦陽居東北陰居西南陽先陰後陽進陰退大分如此似非險易之說

也

初六往蹇來譽

本義 往遇險來得譽 程傳 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集說 王氏弼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朱子語類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何氏楷曰此卦中言來者皆就本爻言謂來而止

於本位也對往之辭初六去險最遠其止最先獨見前識正傳之所謂智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程傳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爲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爲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爲勸矣集說王氏弼曰處難之時當位居中以應乎五執心不違志匡王室者也故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韓氏愈曰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矣○蘇氏軾曰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爲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無往無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不智者非身之故也○楊氏萬里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無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乎

九三往蹇來反

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程傳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

是爲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九三與坎爲隣進則入險故曰往蹇來則得位故曰來反○吳氏曰愼曰九三剛正爲艮之主所謂見險而能止者故來而能反止於其所

案傳義以反爲反就二陰孔氏吳氏則謂止於其所以孔子象傳觀之則傳義理長蓋三爲内卦之主故也

六四往蹇來連

本義 連於九三合力以濟 程傳 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厄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

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集說 荀氏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故曰往蹇也來還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

案荀氏以來連爲承五極爲得之易例凡六四承九五無不著其美於爻象者況蹇有利見大人之文乎若三則於五無承應之義而爲內卦之主固不當與四竝論也

九五大蹇朋來

本義 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程傳 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

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聖賢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

集說 干氏寶曰在險之中而當五位故曰大蹇○朱子語類問蹇九五何故爲大蹇曰五是爲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又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爲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

也○胡氏炳文曰諸爻皆以往為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蹇無由出矣二五君臣復不往誰當往乎是以於二曰蹇蹇於五曰大蹇

案二五獨無往來之文蓋君臣相與濟蹇者其責不得辭而於義無所避猶之遯卦諸爻皆遯六二獨以應五而固其不遯之志也胡氏之說得之凡易之應莫重於二五故二之稱王臣者指五也五之稱朋來者指二也如在下者占得五則當念國事之艱難而益致其匪躬之節如在上者占得二則當諒臣子之忠貞而益廣其朋來之助正如朱子說乾卦二五相為賓主之例也推之蒙師諸卦無不皆然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

是也**程傳**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阨塞窮蹙碩大也寛裕之稱來則寛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寛裕乃為吉也

集說朱子語類云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

濟之理○項氏安世曰上六本無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無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案易卦上與五雖相比然無隨從之義者位在其上故於彖如事外之人不與二三四同也惟有時取尚賢之義則必六五遇上九乃可大有大畜頤鼎之類是也然隨以九五遇上六亦取下賢之義則以卦義剛來下柔故耳至於以上六遇九五吉者絕少而凶吝者多蓋以漸染於陰為剛中正之累大過咸夬兌之類是也惟是卦有利見大人之文而以九五為義者則上六與五相近可以反而相從訟巽之彖以九五為大人矣而上九以剛遇剛則不相從也升彖亦言用見大人矣而卦無九五故言用見以別之獨蹇萃之彖以九五為大人而遇之者上六也以柔遇剛則有相從之義故萃則齎咨求萃於五而无咎蹇則來就於五而得吉蹇之上優於萃者聚極則散難極則解也乾卦二五而外爻辭言利見大人者惟此而已

御纂周易折中卷五